

张曼菱

著

涛声人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声人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涛声人面/张曼菱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481-8

I. ①涛…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5573 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3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插页 3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81-8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卷首语

致大海

普希金

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
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
翻滚着蔚蓝色的波浪，
和闪耀着娇美的容光。
好像是朋友忧郁的怨诉，
好像是他在临别时的呼唤，
我最后一次在倾听
你悲哀的喧响，你召唤的喧响。
你是我心灵的愿望之所在呀！
我时常沿着你的岸旁，
一个人静悄悄地，茫然地徘徊，
还因为那个隐秘的愿望而苦恼心伤！
我多么热爱你的回音，
热爱你阴沉的声调，你的深渊的音响，
还有那黄昏时分的寂静，
和那反复无常的激情！

目 录

1. 华丽登场	1
2. 多梦之年	8
3. 丽人归来	19
4. 海岛除夕	32
5. “诱拐”	44
6. “办公室里的女人”	52
7. 笔底乾坤	62
8. 夜半奉召	71
9. 财富烟云	81
10. 我的助理小姐们	93
11. 流“金”岁月	110
12. 花容之狱	143
13. 海甸岛风景	153
14. “楼外楼”	162
15. 天涯文人	175
16. 情敌相见	181

17. 豆豆、威姐、竹蓉	189
18. 家乡菱与海南粽	200
后记：“摸着石头过河”的鱼虾们	211

1. 华丽登场

一九八七年十月，海南宣布办“大特区”，成为中国和世界关注的热点。

十一月，受到《当代》杂志社的邀请，我参团访问海南。

登岛的一伙文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省委书记许士杰的座上宾。

海南特区政府的所在地是一座椰树环绕的院落。接见大厅简朴大气。不记得是否有吃饭招待了。当时充盈在人们脑际里的都是一些对未来的想象，奇妙而让人激动。

许士杰打着绑腿，显得年富力强。他将来特区看作是又一次“革命的起步”。这是一位极具诗人气质的领导者。

同行的作家有王朔、王海鸽等，那时他们还没有大露头角。大家兴致勃勃地询问了诸如如何到海南来居住，户口怎么处理等问题。

而我刚从美国“好莱坞”归来。电影《青春祭》参加“中国首届电影新片展”。我应邀考察了美国主要的影视公司和艺术学院。正是满腹的壮心与梦想，如俗话说的“瞌睡遇上枕头”。

那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八一厂都看中了我在《当代》杂志

发表的小说《唱着来唱着去》，都邀请我去改编剧本。

我在北影厂的仿青楼住了一个月。听说大导演陈怀皑也欣赏这个关于塔吉克民族的题材。最终剧本出来，大家都喜欢，可是一句“没有钱”，就“打了水漂”。

这说明中国的电影厂制度已经走到尽头。

作为一个作家，我亦不满意影视界对文学作品的肆意篡改。我想成为一个具有文学精神的影视人。

我当场向许士杰表示，有意到特区来做一个独立制片人。

许士杰注意地听着我的话，他说：“大特区欢迎你，到海南来开创新的影视业吧。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

陪同在场的海南出版社洪社长提出，希望我来写一部描写海南大特区的小说。

这正中下怀。我暗自在想，书出版后，我就将它拍成电视剧，一举实现我的梦。

在我离岛之前，合同就送到了我的手中。

一切都在“给力”。

访问团在海滩上游泳。有人在谈恋爱，有人在撮合。温润的海风释放了我们，扑面而来的是南方的诱惑。团员们一路上讲着各种有颜色的笑话、俚语。这是我参加的情调最轻松的一次笔会。

我们去了三亚，记得一路上都是甘蔗田、胡椒园、槟榔树。当时也没有心思游山玩水，一门心思就想着把大陆那边的事情处理了，脱身来海南。

很快，我第二次登岛，依然是高调的。由一位年轻的旅游局

长邀请,我只记得他姓夏了。

我们是在三亚邂逅的。他和我交谈了一会儿,就立即提出,请我参加即将在三亚举办的中国首次“铁人三项赛”。

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铁人三项赛”。他耐心地给我讲解,我马上有了兴致,因为我也是一名野外运动的爱好者。

离开北京那天,我到沙滩中国作家协会去道别,夏局长亲自开车到作协去接我,作协的“头儿”鲍昌一直送我到大门口。

没想到这是我和鲍昌的最后见面。我这一走,也永远地告别了作协这个我曾经栖身的机构。

岁月太稠,事情接踵而来,容不得人再回首。

这次去海南的同行者有姜文、田华和一位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贾记者。

田华依然秀丽,性格很温和,爱替别人着想。

姜文很机智,一路上,我们能搭得上话。乘渡轮的时候,大家都蹲在生锈的船舱里,但情绪不错。

一年后,在广场我们再次相遇时,姜文戴了墨镜,我没认出他,他认出了我。“曼菱我们合个影吧。”他叫同行的人给我们拍照。以后再没有见到,也没有机会要那张珍贵的照片了。

三亚的“首次中国铁人三项赛”,还真来了不少国外的运动员。比赛的设施不全,尤其“安全”这一块,如果出了问题,连抢救的条件都不具备。

这使我们这些“嘉宾”们感到既有风险而又刺激。

幸好一切顺利,“铁人”就是铁人。

夏局长成功了。他告诉我们,运动员们都说,这儿的沙滩、

海水和跑道都是这项比赛最优良的场地。将来举办比赛,他们还愿意再来。

夏局长敢于先声夺人。他使我领略到,所谓海南精神,就是“敢拼”。有一首歌叫《爱拼才会赢》。

那时候中国摇滚音乐正在登上时代的平台。很多歌唱的就是现实,现实中的人们和心声。

比如《一无所有》,那真像是闯海人的情歌啊!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要给你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铁人赛”结束后,我没有返程,自己一个人来到海口,开始进行创作前的“采风”。

这时候,在海口的广场、街头已经出现了大批的流浪人群,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因为报纸上称“十万人才下海南”,说这是一股“人才潮”,岛民就管他们叫“人才”,带点调侃的意趣:

“喂,那个‘人才’这几天怎么没有来卖饺子了?”

“昨晚上被那些‘人才’唱歌唱到天亮,没法睡觉啊。”

流浪的人们开始以包饺子谋生,干脆就叫“人才饺子”。有的就用纸写出这样的牌子,挂在树上。大家看了都笑。

有时候,我也混在大学生们的饺子摊上,帮着做生意。

当地人说:“怎么还有你这么老的大学生?”

我说:“离婚了!”

对方理解地点点头:“不要紧,在这里找一个,这里人多。”

漂泊，似乎是青春的权利，青春的标志。

不管怎样，岛民和大陆人都相信，在这人流中是有着可以龙腾虎跃的人才的。他们正在等待时机的到来。

那时岛上的感觉就是“人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飞来。希望也由此堆积而多。

最初上岛的大陆人，互相间有一种拓荒者的感情与认同。

“和我们一起吃吧！”“和我们一起走吧！”“到我们那儿去吧！”

这是时常听到的话。

谁不爱自己的家？

谁愿意浪迹天涯？

只因为走自己的路，

只因为种子要发芽。

这支歌叫《海南梦》，曾经由数百名“闯海”者在海口的“三角地”弹着吉他集体演唱。

海口有一块“三角地”，是在街道和椰树之间形成的绿色草地。每天晚上，“人才”们都在这儿聚集，传播消息，互相沟通。有的人要告别，有的人还在坚持。

那时，一张大字报甚至小字报就可以聚集万众。

曾经发生过“人才游行”的事件。

“人才”们喊着“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留在海南！”的口号。人群游行到了特区领导所在地，省委书记许士杰出来安抚大家。

他流泪道：“现在没有巨额的投资，没有大的工程开发，因此吸收不了那么多的人才，让大家就这样睡在街上，我对不住大家。只有请大家先回去。等发展了，再欢迎大家上岛。”

那时候没有官民的鸿沟，上岛就是海南人，大家都爱这块“特区”，都想知道海南的事情怎么办。

这些随着第一声惊雷到来的人群，回去了，海南岛一时又安静了。但这些人并没有回去，他们仿佛是过来“踩点”的。等到时机成熟，新的政策下达，海南优势形成，这第一批“人才”基本上都回来了，并且带来了更多的人。

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风靡全中国的“海南潮”。

那个年代最有实力和魄力，以及最没有出路前途的人们；中国社会的两个极端层次的人，几乎都到过海南岛，有的留下来，有的几走几留。

在海口的街头巷脚，总会有一只火炉，上面炖着香香的牛腩萝卜。这是当地的传统民间伙食。

我爱吃牛腩饭，便宜好吃又营养。一盘子米饭，扣上一勺滚烫的牛腩，有点像过去“困难时期”在我家乡兴起的“带菜饭”，但更有风味。

离开海南后，我再没有吃过那么香，火候那么恰到好处的牛腩。

牛腩饭为海南最初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一个打工仔和后来的老板，不曾吃过几天牛腩饭的。

如果海南没有牛腩饭，如果海南没有那么多的多彩多汁的水果，如果海南没有那样纯朴、嘴快、不爱记仇的岛民，如果没有

那么多的椰子树覆盖大地,如果没有最初的领导许世杰和梁湘那样的热情感召与襟怀,那么,是不会有“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历史壮观的。

汹涌澎湃的“海南潮”,载着中国人冲决旧制的梦想。

2. 多梦之年

最初的海口，就是几条旧街，跑着“蹦蹦车”，一种摩托改装的载人车，跑起来“蹦蹦”直跳，在震动中跑，坐得你的肌肉发颤。

现在想来，这就是那时海南的性格。在震动中奔跑。只有受得了震颤、噪声，才能前进，才有海南的开发。

各家店铺门口，都是那种小发电机，也在“嗡嗡”地发出噪声和油味。幸好海风来回冲荡着。如果在内地，这么多的污染云集，早就狼烟四起了。但海南不会。在海南，什么样的垃圾、什么样的污气都能在瞬间荡涤一净。

这是一个富氧之地，在这里，人不会头疼。在这里，再晚的夜生活，也不会令人困倦。

海南的旅馆，我住进去的时候，发来的拖鞋是一顺的，都是左脚。我要求换，服务员说：“就是这样子的啦！”

原来，当时大陆客人太多，都穿了皮鞋，一到海南热得脚痒，就把人家的拖鞋穿走。于是旅馆就想出这一招，让你穿走，都是一顺的，在屋里对付可以，走路就硌脚了。这样，拖鞋才不再丢失。

这就是海南方式，不必吵架、讲理地费神，就是想办法让你“守规则”。

海南的服务员，最初令我很不习惯。早上一醒过来，她已经在你的床前了。那感觉，好像她是我妈一样自然。

原来她叫我快起来，她要收拾床铺。我说：“不用，我还要睡。”她说：“等我收拾完了，你再打开来睡吧。这样不耽误我做工。”

只能是气呼呼地起床了。一面犯困一面坐在那儿等她收拾。觉得她真是专门来与客人作对的。

晚上回来，时常是停水的。于是一身热汗地倒在床上。睡到半夜，忽然有人打门，像打雷一样，不得不起床去开门。

一看是服务员，正没好气，只听她急切地说道：“水来了，快去洗澡。等会儿又没了。”

这时气全消了，满怀感激。赶快去水房打开水，好一阵痛快地冲凉。

听见她还外面，轮番地敲那些睡死的房客。

第二天起来，对这家旅馆顿时就有了亲切的印象。

海岛上的人们天然就接近“市场经济”的操作和理念。海上打鱼的生活本来就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拼搏。

大海令人清爽，海南人很爽气，在海南你可以随便砍价。

老板说：“哎呀，我这是跳楼价，看你这么有气质，我才舍本卖给你的。”

我说：“老板，我买了你这条裙子，回去就要离婚了。”

大家说说笑笑把生意做成。

回到大陆,如果你也想照此砍价,对方难保不立马翻脸,甚至恶语相加。

利用大陆与海南的政策反差,把握时机,就可以得到利益,也可以办成一些事情。这一点,是所有早期上岛来的人都很快就明白的“优势”。

时常听到一些人“倒”水泥,“倒”槟榔,“倒”椰奶,利用政策差价,大挣了一把。所谓挖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回大陆去了。不过得手之后,往往很难罢手。一般都要干下去。

以“采风”的名义滞留海南,我也受到大潮的引诱,想用一下我的“优势”。

一开始,我想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师资和教学资源,在海南办一所“南亚实验大学”。

那时的人们在和风丽日下面畅想着未来,想干什么就开始去干。

我看上了原属通什州委的房子。高山地势上封闭独立的大院,非常适合办学,地方又凉爽。

我回到北京大学,对季羨林先生讲:中国缺乏一所培养年轻人直接走向职场的大学。北大清华培养的都是“潜人才”,这种潜在人才到社会上、单位里还需要进行一段训练,才能真正承担专业工作。

那时候,我与海南的一些企业界人士已经有接触,他们时常说“找不到人用”的话。有的要我帮助介绍一个得力的秘书来,

有的说缺副总,有的还要我办个学校替他们“培训太太”。话虽系玩笑,但是,整个社会显然急需一批实用的人才。

当时北大清华毕业的学生,多数是供应大学当教员的,将他们的学到的知识再传授给后来的学子。他们从没有走出校门去。这样一代又一代,单亲繁殖,越来越远离社会。唯学校而学校。

大学一上四年。大学的围墙不像中学,中学生是每天回家,回到社会的。大学一进,基本封闭,时间一长,年轻人就成为“校园人”了,对社会产生不适应症。所以,我设计的这所大学,只需上两年,就可以直接向社会各部门输送人才,并且,毕业前夕就可以让用人单位来校园挑选。这样学生们的“校园心理”就会受到冲击,培养目标就是从业,也更加现实。

至于一个学生是不是有深造的前途,那么通过一阵社会的职业实践,自己也会判断,可以重新选择是否回到学校。对于这样的人,再开设研究生班,就更加地有方向了。

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具有“校园心理”的学生,毕业后依靠着“专业写作”的条件,长期住在北大勺园,混在学生里去食堂吃饭。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个“依附者”,校园的风光已经不属于我,而社会的环境与新关系、生活的道路却没有去开拓。表面上很优越,骨子里却渐生空虚、徘徊。

幸好写作支撑了我。两去西部,见识了美丽山河与新疆民族,于是才对校园的单纯发生了隔膜。尤其是出访美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也感觉出自己的国家即将有惊天动地的大变。果然,回国不久,就得到海南开放、与国际接轨的消息。这一次海南行,与我去新疆意义完全不同。